

同名电视剧《战旗》热播中……

王成刚◎著  
周健良◎编

# 战旗

{ 血染战旗，重整河山 }  
{ 战旗在我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



沈阳出版社

王成刚◎著  
周健良◎编

# 战旗

{ 血染战旗，重整河山 }  
战旗在我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沈阳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战旗 / 王成刚著; 周健良编. —沈阳: 沈阳出版社, 2013.1  
ISBN 978-7-5441-5274-7

I. ①战… II. ①王… ②周…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 2012 ) 第319548号

---

出版者: 沈阳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10号 邮编: 110011)

网 址: <http://www.sycbs.com>

印刷者: 鞍山市天和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发 行 者: 沈阳出版社

幅画尺寸: 170mm × 240mm

印 张: 20.125

插 页: 4

字 数: 400千字

出版时间: 2013年1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沈晓辉 鲁莎莎

装帧设计: 创美未来·林自伟

责任校对: 罗 健

责任监印: 杨 旭

---

书 号: ISBN 978-7-5441-5274-7

定 价: 32.00元

联系电话: 024-24112447 62564922

E - mail: sy24112447@163.com







烽火连天，国破家亡。八年了，  
我们一直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现在这一天就要来了！



一句话——  
为了父老乡亲，为了子孙后代，  
血染战旗，重整河山！



## 序 一

拍完《战旗》，还没有掸掉来自外景地王佐的土，就听说要出书了。

制片人嘱我写个小序，再三强调文笔要朴实，说明我以往有掉书袋的毛病，我答应了，一定努力写点接地气的话。

说到这个戏，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会接这样一个剧本，我答：好看！

记得看到这个剧本的时候，我正在当“主席”（在四川国际电视节做评委会执行主席），每天被看片搞得精疲力竭，碍于制片人的情面就翻了一下剧本，就这样，自此我陷入了一年的“万劫不复”之中。

剧本强烈地吸引了我，一个没有经历过战争的年轻人靠自己的想象写出了一个如此好看的抗战戏，让我这个大学专业学编剧的自叹弗如，情何以堪。

它塑造了两个极其生动的人物形象，两个完全是平行线的人物居然在编剧的笔下发生了交汇，编剧娴熟地运用了倒挂金钩的创作手法，居然让那些看来必然成为绝境的情景发生了逆转（好像我的叙述风格又犯老毛病了）。

好吧，他们在大大小小三十多次战斗中成长，但每一次的战斗都非常具体有趣，都推动了人物性格的发展，这在战争戏中往往是容易被忽视的，当然，这些战斗也把我们给“拍残”了，这是后话。

总之，这是一个有趣并好看的剧本，值得一读，为了不破坏大家的阅读快感，我就不“剧透”了，看完了书，再看看片子就更完美了，就像喝完了美酒可以来点主食。

说到这儿，想起没说缺点，其实缺点很明显，就是全剧没有一场好看的喝酒的戏，其实编剧酒量不错，而我在酒场的名气远大于片场，这太不应该了，为了弥补这个遗憾，我们决定再合作一部戏。



飞机下降了，就写到这吧，再辩解一句，没拍出一场喝酒的好戏是有客观原因的，就是从开机到停机我没喝过一滴酒。

导演 毛卫宁

2012.9.25于赴北京的飞机上草就

### 竹签上的山里红

文字的万千风情，来自于千万种表达。同一个故事，剧本和小说有着不同的讲述。小说擅长描绘人物的内心活动和意境，而剧本更多的是表述行为和视觉，阅读小说、剧本与观看影视剧自然会产生不同的感触。电视剧《战旗》的剧本改编成小说，那种阅读的间隙感同样强烈。好在，无论是小说还是剧本，那些生动有趣、独特传奇的主角一样能打动人心；好在，《战旗》还有金戈、戴金花这样两个青春肆意的人，无论生命还是爱情都格外张扬，格外感染人。读者一旦走近金戈、戴金花，走进《战旗》中人物的世界，富有动感的人物将会弥补阅读转换带来的间隙感，进而喜欢上他们。

在强情节当道的当下电视剧市场，似乎人人都在说情节，都在要求密节奏，似乎只有把高密度的强故事情节变成一根竹签，穿上山里红，那就是冰糖葫芦；穿上羊肉、鸡肉，就是烤串；穿上各色人物，才能出现一部好剧，才能跟世界潮流类型剧接轨。起先我也是在这样的标准下玩命写了很多剧本，尽管都有播出，大部分收视率还过得去甚至不错，但是始终有些游离“佳作”的标准，直至《战旗》一稿完成，播出平台确认之后。在评估剧本中的一个偶然时刻，我顿悟到这一看似简单，却又很难捅破的窗户纸——人物，这也就有了《战旗》中非常着力刻画两个人——金戈和戴金花，而把我一贯擅长的情节设计放到了次要位置，最终对人物价值架构的确定，改变了竹签和山里红之间的关系。

把冰糖葫芦的竹签由故事换成人物，山里红由人物换成故事，说着容易，改变起来其实挺难的。前七集全部推倒重来，除了脑子里不断闪现问号之外，金戈和戴金花也在彼此忽远忽近地摇晃着，这种痛苦的感觉无疑掏肝掏肺地难受。我常常一个人躺在沙发上，一躺一天，一个字也写不出来，金戈和戴金花总是在一旁傻乎乎地看着我，只不过他们身上有镣铐，嘴上贴着封条，我看他们挺可怜，他们看我更可怜。在可怜的状态下创作，作品腰身不壮，角色胆气不足，幸好这个时候毛卫宁导演加入了，导演是一个气场十足，眸子锃亮，手舞足蹈，说话时不许别人开小差的家伙。在他的影响下，金戈和戴金花这两扭在一起生长出来的新品种竹签，既有楠竹的坚韧，又有斑竹的情愫，而原来早已烂熟于心的各种各样传奇好玩的故事点就化身为裹着冰糖的山里红。

文字活了，导演居功至伟。从穿着羽绒大衣开始，到穿着裤衩背心结束，导演带着王雷、王媛可等一帮弟兄，把金戈、戴金花变成有血有肉的影视艺术形象，你可以触摸到他们丝丝的呼吸，感触他们怦怦的心跳。如果说《战旗》的剧本让我有些小得意，那么，这部电视剧，这个风格独特的影视作品，则让我骄傲。

这串糖葫芦，于我，于读者，于观众，能品尝出“荒腔走板的爱情，一本正经的抗战”，将是我最大的收获。

王成刚于长沙

2012.10

# 目 录

序一	1
序二	3
引子	1
第一章 泼辣的游击队长	4
第二章 受嘉奖的男子汉	17
第三章 为一个女人值不值	21
第四章 戛然而止的婚礼	28
第五章 被俘	34
第六章 舍生取义	41
第七章 家破人亡	49
第八章 血债血偿	55
第九章 巧遇	59
第十章 有种关我一辈子	62
第十一章 你是国民党	69
第十二章 首次合作	74
第十三章 报仇	85
第十四章 组织上的人	95
第十五章 给部队留一些种子	102
第十六章 呆头呆脑的小丈夫	109
第十七章 第九大队	118
第十八章 锄奸	123
第十九章 牛大仁想立功	135
第二十章 媳妇	143
第二十一章 代号拂尘	151



第二十二章	鸡犬不留	156
第二十三章	以后是一辈子	163
第二十四章	死海计划	169
第二十五章	林百合	175
第二十六章	救命	183
第二十七章	你的痛就是我的痛	195
第二十八章	牺牲	201
第二十九章	国际友人	208
第三十章	浑水摸鱼	219
第三十一章	再见面	234
第三十二章	派系之争	247
第三十三章	对与错	255
第三十四章	矛盾	262
第三十五章	并肩战斗	271
第三十六章	无所畏惧	280
第三十七章	兄弟，保重	287
第三十八章	角逐	295
第三十九章	袭击	301
第四十章	活着的与死去的	306
	后记	312

## 引子

阴天，微雨，甚至连空气中都渗透着些许旧家具发霉的味道。

但在一间宽敞到可以用过分来形容的客厅中，壁炉中熊熊燃烧的火焰，却恰到好处地驱散了那令人不悦的阴沉意味。

在客厅中央，一个巨大的沙盘占据了客厅中的大部分面积。从堆放在沙盘两侧的锡兵人偶和沙盘上密布的特色旗帜看来，整个沙盘上进行的兵棋推演过程已近尾声。

摇动着全木质轮椅，头发已经完全花白的老教官弗朗西斯·克里克挥动着手中的木杆，将一个象征着步兵连队的锡兵推到了沙盘中的一座丘陵上，“那么现在，我亲爱的金戈，我已经抢占了整个战场上最重要的制高点！虽说只有一个步兵连队，而且还是个辎重连，但也足够阻挡你那些打得精疲力竭的残兵败将了！”

颇为得意地放下了手中的木杆，弗朗西斯·克里克伸手端过放在身侧矮几上的纯麦威士忌，小口啜着看向了站在沙盘对面的那名亚裔青年，“投降吧，我的孩子！即使是在真正的战场上，一名来自中国的年轻军校学员，输给了一名有着三十年服役经历的美国老兵，也并不是一件丢人的事情！更何况，这只是一场私人性质的兵棋推演！”

礼貌地朝着满脸得意神色的老教官点头致意，被称为金戈的亚裔青年人显然没打算在弗朗西斯·克里克的凌厉攻势下认输。在略作思忖之后，被称为金戈的亚裔青年挥动着手中的木杆，将沙盘角落中的一尊跪姿锡兵推到了一座远在交火锋线后方的炮兵阵地上。

有些诧异地盯着那个跪姿锡兵，弗朗西斯·克里克猛地瞪大了眼睛，“一支三十人的武装侦查小队？金，你这算是……自杀式进攻吗？就像是那些日本人的武士道那样？”

挥动木杆，金戈毫不客气地将那尊象征着炮兵阵地的玩具大炮推到了一旁，信心十足地微笑着应道：“老师，您应该记得，我的这支三十人的武装侦查小队，全部配属的最先进的连发武器，且全都是有三年以上实战经验的老兵！”

默默地点了点头，弗朗西斯·克里克颇有绅士风度地点头称是：“的确！有心算无心，精锐突击步兵突袭一个布置在大纵深后方的远程炮兵阵地，的确有很大的把握摧毁我的炮兵阵地……金戈，你这是……什么意思？”

伸手在沙盘上几处关键阵地上取走了几个属于弗朗西斯·克里克的锡兵，金戈一边

挥杆推动着那支精锐突击步兵小队继续朝着大纵深处的军火库行进，一边眯起了他那双隐含着凌厉光芒的眼睛，“我不会摧毁那个重炮阵地，而是夺取之后利用起来！依照您在大纵深处的布防情况看来，我至少有一个小时的时间，从容不迫地用您的火炮轰击您的阵地！”

挥杆推翻了那幢象征着军火库的小房子，金戈毫不犹豫地那个跪姿锡兵推向了沙盘中弗朗西斯·克里克的指挥部所在，“在摧毁了您的正面阵地，炸毁了您的军火库之后，在大纵深唯一有攻击价值的目标，就是您的司令部了！”

扫视着司令部周遭密密麻麻的各色警卫部队，弗朗西斯·克里克有些疑惑地看向了金戈，“且不说你的这支精锐突击步兵小队能否穿过我的警卫阵地，即使突袭成功，你的这支小队也绝对是全军覆没的下场！”

轻轻地放下了手中的木杆，金戈脸上的神情沉静如水，“能够达成突袭目的自然最好，即使不成，也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造成您的指挥系统混乱。而这段时间，对于正面战场上的我军来说，已经足够重新编组残兵，发起最后的决胜冲击了！区区三十人的牺牲，用中国传统的一个词来说，死得其所！”

弗朗西斯·克里克放下手中的酒杯，矜持而又不失礼貌地轻轻鼓掌，“的确是很精彩的战术思路，而且在实战中也有极大的实施可能！祝贺你，我的学生，你已经超过了你的老师！”

金戈迈着标准的军人步伐走到了弗朗西斯·克里克的身边，彬彬有礼地朝着弗朗西斯·克里克点头致意，“感谢您的教导！尤其是……”

弗朗西斯·克里克打断了金戈的话头，不以为意地挥了挥手，“对于一个好学的年轻人，我绝不会吝惜自己掌握的些许知识！尤其是在整个南加州要塞军事学院里，只有一个来自中国的孩子愿意听一个老兵的喋喋不休、愿意学一个老兵不合时宜的作战技巧时，更是如此！”

老兵抬手示意金戈推动着轮椅走向客厅一侧的宽大书架，若有所思地扭头看着金戈那坚实有力的巴掌，“不再考虑一下？毕竟在美国海军陆战队中，你能更好地发挥你的才能！相比之下，那支叫做……晋绥军？一支地方性武装，又怎么可能容纳下你这样一位年轻的军事天才？”

尽管看不见金戈的面容，但弗朗西斯·克里克依旧从金戈的语气中读懂了那种绝无转圜余地的坚定，“谢谢您，我的导师！但是……我的国家，在进行一场生死攸关的战争！”老教官惋惜地摇了摇头，但脸上又立刻浮现出一丝笑意，他伸出一只手，指着书架上的一个精致木盒笑道：“好军人从来都只为国而战！帮我个忙，把那个小盒子拿给我。”摩挲着金戈递到了自己手中的精致木盒，弗朗西斯·克里克缓缓地打开了木盒上的锁扣，“一件小礼物，或许在未来，在你的战场上，你能用得着！”

有些惊讶地看着木盒中那支美制M1911手枪，金戈有些不知所措地推让着，“这……太贵重了！这支手枪是您在南加州要塞军事学院任教十周年的礼物！”

平静地扣上了木盒上的锁扣，弗朗西斯·克里克轻轻地将精致的木盒交到了金戈的手中，“好枪要拿在战士的手中，就像好兵只能出现在战场上一样！去属于你的战场吧，我的孩子！”



## 第一章 泼辣的游击队长

戴金花一把抽出了腰间的德造毛瑟手枪，狠狠地将枪口顶到了那名晋绥军士兵的脑门上，“两军阵前，居然跑去花烛洞房了？这叫临阵脱逃！姑奶奶崩了你们这俩孬种！”

清晨时分，沉沉雾气低垂，几乎将大地上的一切都笼罩其中，让人无法看清其中端倪。

而在这浓厚的雾气中，三名呈三角队形侦查前进的日军斥候，正小心翼翼地瞪大了眼睛，希望能够从浓厚的雾气中尽早发现些异常的苗头。

在这三名日军斥候身后五百米处，一队日军士兵紧压着步伐与行进间的单兵间距，就像是一堆搅在一起的食人蚁一般，翻滚着涌向了黑风口峡谷。

骑在一匹毛色水滑的东洋马上，龟井一郎有些无奈地放下了举在眼前的军用望远镜。

在这样的大雾天里，从望远镜里看去也只能看见白茫茫一片，就连近在咫尺的三名斥候，也只能影影绰绰地看见个影子。在这样的视野条件之下，倒还不如靠着耳朵的听觉分辨战场情况来得迅速。

龟井一郎用戴着白手套的巴掌擦了擦被雾气浸得透湿的脸庞，扭头朝着自己身侧的副官小野低声叫道：“加快行军速度！”

几乎是习惯性地点头称是之后，同样骑在战马上的副官小野却犹豫了一下开口问道：“龟井君，难道我们真的可以相信肖百川？万一这是一个圈套，我们可就麻烦了。”龟井一郎骄横地摆了摆手，狞笑着低声说道：“我们面前是肖百川的晋绥军，原本就是被中央军所属挤到这里，充当炮灰使用的！跟皇军作战是死，擅自撤退也是死！我们给了他一个台阶，让他把手下最能作战、也是最不服管教的金戈利用结婚的由头调走。等我们从金戈的防区突破了东安防线之后，他应该好好地感谢我们！”

小野毫不掩饰自己脸上的钦佩神色，立刻拨转马头，朝着正在缓慢行进的日军士兵喝道：“加快行军速度！”

尽管处于浓厚的大雾中，但在加快了行军速度之后，龟井一郎所率领的日军部队飞快地跟上了那三名正在侦查前进中的斥候，抵达了黑风峡谷入口。

微微地抽了抽鼻子，小野疑惑地看向了龟井一郎，“龟井君，你是不是闻到了……”龟井一郎阴沉着面孔，重重地点了点头，“柴草和新鲜植物燃烧后的味道！分散开！”